

宋史

第九
第十冊

蘇軾詩集

PDG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八十一

林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牛大年

程秘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襍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并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

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
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
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
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
絹三尺縣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縣三千四百斤非蠶
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縣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
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
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
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
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
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
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

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讀五季文辭卑弱倣揚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韻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宮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

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豬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尙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藪谿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實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

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
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襍進而陛下未有所擇
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
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
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
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外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
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
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眾必以外爭也止我
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
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
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

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右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

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
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
下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
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
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
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
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
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眾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
此乎國家嘗兩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
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
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
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

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
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
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辜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
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袁以振紀
綱以脩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
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
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
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
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
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
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
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

外繫患重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三
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託
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
敎官調臨安府敎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
邨監察御史王藺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
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
貧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
言壅於上聞無乃眾正之門未而開而兼聽之意未盡乎乎君臣
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
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
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

癸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它
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
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外有司
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
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
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
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同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爲人上
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
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
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
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卽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
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

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石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氏行之
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
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閒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
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
遷右司賈遷中書門下省儉正諸房公事寧宗卽位拜太府卿兼
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舊身受知人主官
職未嘗倖遷韓侂冑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
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
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
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
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

宮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畱正正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庭之內閭門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舉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聞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外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曰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眾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邪三聘曰此何時而可

避煩言也宣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鄆州會韓侂冑爲相指三聘爲
又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
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冑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
緣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
謚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邇淳熙十四
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穀
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敎授直寶謨閣江東
提點刑獄以迂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
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
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劄主闕下逮羣臣
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喟然謂曰卿

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
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竝起經
朋無警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
立國勢貼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閤宦
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
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閤
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
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
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
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宣館
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迂丞相意力勾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

而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
前請乃以寶謨閣侍制奉祠卒諡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
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
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尙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
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時士大夫
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繁全之
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
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
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
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
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

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竝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廟之制初無更革而頗曰得三年大祫之義遷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秘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脩官權右同郎官祕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司容其補外遂復舊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祕書丞升祕書